

北 245/1202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臺海使槎錄

黃叔墩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魯序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纂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濘之壤、人物俶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壑，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即安」。嗟乎！玄膺名物，先生猶廩廩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堡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疏密、禮樂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况墨丈尋常之間，習睹習聞，肯蹈澹虛恍惚，如象罔之索珠、狼睺之黥金已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臣于遠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賜之矣。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竊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時乾隆元年丙辰仲秋，會稽弟魯煜拜序。

# 臺海使槎錄目錄

卷一	赤嵌筆談	.....	(一)
卷二	赤嵌筆談	.....	(二四)
卷三	赤嵌筆談	.....	(五〇)
卷四	赤嵌筆談	.....	(七二)
卷五	番俗六考	.....	(九四)
卷六	番俗六考	.....	(一二九)
卷七	番俗六考	.....	(一四三)
卷八	番俗雜記	.....	(一六一)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臺海使槎錄卷一

大興黃叔瓚撰

## 赤嵌筆談

### 原始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毘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眙，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文獻通考）。按澎湖東南即今臺灣，其情狀相似，殆即毘舍耶國也。『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游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臺灣隨筆）。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娑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阻銅山，以澎湖爲外援。明萬歷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思齊剽掠海上，倚爲巢窟；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而取之；葺草爲田，民知樹藝。順治辛丑，鄭成功金陵挫敗，廈門不守，襲而有之。迄康熙癸亥，歸我一統。其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

黎，即叛亡之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海氣濕，又多霧露水土之害。其番喜酒好殺，無姓氏，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紀；撫御或失，急之則變生肘腋，緩之則俗敵人頑」（荅洲文藁）。

『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閩省海墾，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鶩，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灣」（春明夢餘錄）。

### 星野

『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既係於閩，則宜從閩。閩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爲丑，銀海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晉、隋、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福州遠甚，不宜爲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爲星紀之次」。遂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近事考之，明時彭島統於泉；泉爲牛女，則臺無可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臺之壤接，獨不屬牛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

自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則臺宅東南，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島上附傳）。

### 形勢

臺灣爲土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至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

『自鷺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激鬪，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烝，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又東至鹿耳門，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餘乃山羅礁湧，無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島上附傳）。

『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臺灣紀略）。

『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歷四十四年，倭酋取其地，久之始復國。東番諸山，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方輿紀要）。

『臺灣處大海之中，地形坐東南，面西北。自東北而至西南如列屏，爲中國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山背東南，一望沈洋，舟楫所不到，土番加嘮使種類居焉。自紅夷以至鄭氏，皆不能綏附。聞中國盛

德，悉來臣服，贄其方物；故我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置郡縣、爲疆界，實自古所未有』（福建海防志）。

『東甯，緣高邱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頑翳於蔓草，有水則鹵浸於洪濤；鹿豕狸鼠之所蟠，龍蛇蜃虺之所游。夫既限之以荒裔，而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蓉洲文藁）。

以上臺灣

『三十六島巨細相間，坡隴相望，有七澳居其間。大約有土無木，土瘠不宜禾稼，產胡麻、菘豆，山羊尤多。居人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興販，以廣其利；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爲泉外府。至元末，置巡司於此』（元志）。

『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同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漈，回者百無一』（續文獻通考）。

『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以畋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鼙耳爲記』（海防考）。

『澎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清明，望若煙霧』（明一統志）。



『海中島嶼，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回數百里，險口不得方舟，內溪可容千艘。海中舊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誠天設之險；何可棄以資敵』（方輿紀要）？

『福州海中有澎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鬚鬣可見；有參將領兵駐之。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玉堂薈記）。

『澎湖僻在興、泉外海，其地爲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福建海防志）。

『鄭成功竊踞臺灣，用澎湖爲外藪。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據之；八月，遂克臺灣』（諸羅雜識）。

#### —— 以上澎湖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遠望皆大山疊嶂，莫知紀極，可以置而不議。府治南北千有餘里。越港即水師安平鎮。又有七鯤身，沙線潮平，可通安平港內，爲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淤焉；此臺灣之內門戶也。衝渡至澎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澎湖溝底皆老，古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尙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

澹水，凡三處；而惟上澹水可容多船，港門爲正也。其可通小舟者，尙有南路之燒港、北路之鹹水港及八掌港、笨港、海翁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而笨港並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即名馬沙溝是也。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而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即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而絕依附之門。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或云：鹿耳門爲天險門戶，而又上設礮臺，防亦密矣；萬一攻之不入，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其謂之何？不如由北路之上澹水進兵。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謀非不臧也。而不知由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緩則必以衆而臨寡、以強而併弱；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成控制之師。而且安平不據，澎湖尙孤，彼賊倂者急而揚帆，不無他虞也。是故覘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急』（理臺末議）。

『澎湖爲臺灣之門戶，鹿耳門爲臺灣之咽喉，大雞籠爲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爲南路之砥柱』（鳳山縣志）。

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盪纓，亦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入門必懸起後舵乃進。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皇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故皆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舶率以此山爲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澹水北山、朝山，與烽火門相對。

同安洪淳思（心澄）云：「北路澹水，直對福州省城；海道山石錯列，礙於大舟往來。南路赤山，直對南澳」。

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殷。諺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

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略：羅漢門在郡治之東。自猴洞口入山，崇岡複嶺，多不知名。行數里，爲虎頭山，諸峰環列，樹惟棗榔。過大灣崎、蘆竹坑、咬狗阮，又東南經士樓山，壁平如削；上則獼猴跳擲，虞人張羅以捕。稍前爲疊浪崎，出茅草埔，度鴈門關嶺，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口里餘，中爲深壑，可數十丈。緣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蹈不測。五里至石頭阮，四里至長潭，清瑩可鑑。潭發源於分水山後，由羅漢門阮入岡山溪，同注於海。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峰迴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疇，極目數十里。東則南仔仙山、東方木山，隔澹水大溪爲旗尾山，西卽小烏山，南爲銀錠山，北爲分水山、目貓徽山；層巒疊嶽，蒼翠欲滴，暝色尤堪入畫。

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二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狗勻崑諸地，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先是，由長潭東南行，至夏尾藍脚帛寮轉北至外埔莊；後以逆黨黃殿潛蹤內埔，而甕菜岑、鼓壇阮尤爲奸匪出沒之所，禁止往來。外埔東南由觀音亭、更寮崙、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卽爲外門。去大傑巔社十二里，中有民居，爲施里莊、北勢莊，莊盡番地；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委而去之，今則芻草不可除矣。自社尾莊、割蘭坡嶺可赴南路，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炭輦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晝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夏秋水漲，阮塹皆平，則迷津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絕。議者謂宜歸臺邑，良然。

上澹水在諸羅極北，中有崇山大川，深林曠野；南連南嵌，北接雞籠，西通大海，東倚層巒。計一隅可二百餘里，洵扼要險區也。外爲澹水港，八里岔山在港南，圭柔山（一作雞柔）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束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源出武勝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會流，出肩胛門（一作千豆），入澹水港，曲折委宛，五十餘里而歸於海。圭柔山麓爲圭柔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高三丈、圍二十餘丈，今圯。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衍，名虎尾；今澹水營所駐也。兩山南北，重岡複嶺，灌莽叢翳。南則武勝灣、里末、擺接、秀朗諸社，北則麻少翁、外北投、

內北投、大浪泵、麻里、卽吼、楓仔嶼諸社。礮山在內北投，濱河，山僅數仞，寸草不生。自澹水經楓仔嶼嶺，上下十里。過港至雞籠，山高多石，山下卽雞籠社。稍進爲雞籠港，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圍五十餘丈、高二丈。遠望爲小雞籠嶼，番不之居，惟時於此採捕。循此而上，至山朝社；又上，至蛤仔難諸社，深箐鳥道，至者鮮矣。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凡舟赴呂宋，必由此東放大洋。有澳名龜那禿，北風時大船可泊。沙馬磯頭之南，行四更至紅頭嶼，皆生番聚處，不入版圖；地產銅，所用什物俱銅器。

澎湖一名彭蠡湖。樵書二編：「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

觀澎湖諸島，夏月正值南風，由媽宮澳入港，順駛最易；惟出港逆風，未可時計。或收入八罩，從挽門潭上岸，登天臺山四望，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

## 洋

『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惟臺與厦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閱十二年始得還中土』（赤嵌集）。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徧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卽成昏黑，至春始旦；俱屬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蓉洲文藁）。

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靛。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爲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 潮

月臨卯酉，潮漲東西；月臨子午，潮平南北。潮漲多在春夏之中，濤大每居朔望之後。各處皆然，臺亦無異。志云：地屬東南，月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臨卯酉，僅在初昏，故潮漲退，視同安、金、廈亦較早。同安、金、廈，初一、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初八、二十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臺則初一、十六潮滿巳亥而退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巳亥；所差竟至一時。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與彭島同；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水師副將魏大猷云：「自鹿耳門至打狗港，潮汐較內地早四刻，水長五、六尺；打狗至瑯嶼，潮汐較內地早一時，水只三、四尺；自三林港

北至澹水，潮汐與內地同，水丈餘」。

### 風信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爲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爲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颶、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梢，及半天如鬣尾者曰屈鬣。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日接神颶，初九日日玉皇颶，十三日日關帝颶，念九日日烏狗颶，二月二日日白鬚颶，三月三日日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日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二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日佛子颶，五月五日日屈原颶，六月十二日日彭祖颶，十八日日彭婆颶，念四日日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日鬼颶，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日張良颶，十九日日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日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日普菴颶，十二月念四日日送神颶，念九日日火盆颶，念四日日已後皆曰送年風」（香祖筆記）。

「余同王君仲千探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壠社，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余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十八日乃行，舵帆不協，斜入黑水者再，船首俯入水底，舟人大恐。十九日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頃之，風厲甚，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飛舞，舟人以爲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舟人謂大凶；焚楮鏹祝之，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呶呶向人。少間，遙見小港，以沙淺不能入，就港口下碇。五鼓，碇失，復出大洋，浪擊舵折；舟師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衆口齊作鈺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船果近岸，得不溺」（稗海紀遊）。

海外紀略云：「颶風雖暴，無四面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諸志云：「此乃天地之氣交逆，地鼓氣而海沸，天風烈而雨飄，故沉舟傾檣；若海不先沸，天風雖烈，海舟順風而馳，同鯤鵬之徙耳」。此語良然。六月有雷則無颶。諺云：「六月一雷止三颶，七月一雷九颶來」。澎湖灣船之澳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誤灣北風澳，時當北風誤灣南風澳，則舟必壞。癸亥興師，正當盛夏南風大震之候，僞都督劉國軒將戰艦盡泊南風澳，時我師到彭，舟盡誤泊北風澳；國軒得計，謂可弗戰而勝也。豈知天眷，忽北風大作，我師舟楫無損，而僞敵連艘覆沒，因得乘時進攻，克取澎湖。



（楊孝廉朝宗說）。

放洋全以指南鍼爲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鍼路。船由浯嶼或大擔放洋，用羅經向巽已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澎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可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而諸嶼不見，定失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澎湖至臺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舟可泊；若有風，仍回澎湖。

內地之風，早西晚東；惟臺地早東風、午西風，名曰發海西，四時皆然。船出鹿耳門，必得東風，方可揚帆；澎湖來船，必俟西風，纔可進港。設早西晚東，則去船過日中始能放洋，來船昏暮不能進口。何云利涉？

澹水，在磺山之下。日出，磺氣上騰，東風一發，感觸易病。雨則磺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以死。七、八月，芒花飛颺入水，染疾益衆。風候與他處迥異，秋冬東風更盛。

諸山烟靄蒼茫；若山光透露，便爲風雨之徵。又饑鷲高唳，海雀驚飛，則踰日必風。春日晚觀西，冬日晚觀東，有黑雲起，主雨；諺云：「冬山頭，春海口」。

臺邑春日雨澤獨少。鐵線橋以北，大雨滂沱，橋南無一滴。梁觀察文科惡其限於南也，改名通濟橋。

## 氣候

一四

「臺灣環海孤峙，極東南之奧。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至月早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烟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異宜者矣」（諸羅雜識）。

廣東志云：「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關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即致外邪；蓋汗爲病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瘡相乘，其疾往往爲風濕」。又云：「盛夏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此地正相同。

## 水程（郡縣里數）

澹水登舟，半日即望見官塘山（一作關童）。自官塘趨定海，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對峙，勢甚雄險，爲閩省門戶。門外風力鼓蕩，舟甚顛越；既入門，靜淥淵渟，與門外迥別。更進爲城頭（土音亭頭），十里至閩安鎮，數十里至南臺大橋。

(稗海紀遊)。

廈門至澎湖，水程七更；澎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志約六十里爲一更，亦無所據。按樵書二編云：「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爲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爲過更，皆不合更也。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係明王三保所遺；余借錄，名曰「洋更」。

臺灣至澎湖，五更；澎湖至廈門，七更；廈門至上海，四十七更；寧波近上海，十更。俱由廈門經料羅，在金門之南澳可泊數百船；沿海行至惠安之崇武澳，泊舡可數十；經湄洲至平海澳，可泊船數百；至南日澳，僅容數艘。南日至古嶼門，從內港行；古嶼至珠澳，復沿海行；二地皆小港。南日、古嶼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則海壇環峙諸山也。白犬、官塘，亦可泊船。至定海，有大澳泊船百餘。至三沙烽火門、北關澳亦如之；此爲閩、浙交界。至金香、鳳皇、三弁、石童、雙門、牛頭門，盡沿海行；至石浦所、亂礁洋、崎頭門、舟山、登厝澳，盡依內港。其登厝澳之東，大山疊出，卽舟山地；赴上海、寧波，至此分艚；從西由定海關進港數里卽寧波，從北由羊山放大洋至吳淞，進港數里卽上海。九月後，北風盛，尤利涉。自登厝澳從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浦

；海邊俱石岸，北風可泊於羊山嶼。向北過崇明外五條沙轉西，三十四更入膠州口；過崇明外五條沙對北，三十二更至成山頭。向東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順口；由山邊至童子溝島，向東沿山七更至蓋州、向北放洋七更至錦州府。

郡志：三縣南北延袤二千八百六十里。康熙五十三年，使者奉命繪畫地圖，勘丈里數；臺灣縣南至二贊行溪鳳山縣界二十一里，北至蔦松溪諸羅縣界一十五里；鳳山縣南至沙馬磯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臺灣縣界六十五里；諸羅縣南至蔦松溪臺灣縣界一百一里，北至大雞籠六百五里；南北延袤一千一十七里，而道里遠近乃定。陳湄川中丞北路路程：自郡城至八里坌四百七十七里；澹水港以下，溪湧潮吞，過嶺踰海，一自北港水路，由內北投至雞籠二百二十一里；一自北港上岸，由外北投至雞籠二百四十二里；約略相同，可證郡志之誤。

### 海船

『獨坐舷際，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稗海紀遊）。

余所坐海船，桅木之值數百金；舵師云：「得之外域者，任重當風，不稍屈曲，長

可八丈，通身無節，名打馬木」。明監察御史路振飛按閩摘略云：「崇禎六年，遣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崙冊封琉球。先期採木造舟，大桅屢求未獲。嗣於甯化縣方得應用。獨鐵力木柁產自廣南，差官採買；回大鵬所，被賊焚劫。復支銀五百五十兩，前往海澄縣採買二門，運到副用」云云。今鹽木柁尙值數十金，亦廣南所產。

每船載杉板船一隻，以便登岸。出入悉於舟側，名水仙門。碇凡三：正碇、副碇、三碇（正碇一名將軍碇，不輕下），入水數十丈。椶藤草三捆，約值五十金。寄碇先用鉛錘試水深淺；繩六、七十丈，繩盡猶不止底，則不敢寄。鉛錘之末，塗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師輒能辨至某處。有占風望向者，緣篷桅繩而上，登眺盤旋，了無怖畏；名曰亞班。

南北通商，每船出海一名（卽船主）、舵工一名、亞班一名、大繚一名、頭碇一名、司杉板船一名、總鋪一名、水手二十餘名或十餘名。通販外國，船主一名；財副一名，司貨物錢財；總捍一名，分理事件；火長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駛船鍼路；亞班、舵王各一正、一副；大繚、二繚各一，管船中繚索；一碇、二碇各一，司碇；一遷、二遷、三遷各一，司桅索；杉板船一正、一副，司杉板及頭繚；押工一名，修理船中器物；擇庫一名，清理船艙；香公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總鋪一名，司火食；水手數十餘名。

海船按十二支命名：船頭邊板曰鼠橋，後兩邊欄曰牛欄，舵繩曰虎尾，繫碇繩木曰兔耳，船底大木曰龍骨，兩邊另釘灣杉木曰水蛇，篷繫繩板曰馬臉，船頭橫覆板插兩角曰羊角，鑲龍骨木曰猴棹，抱桅篷繩曰雞冠，抱碇繩木曰狗牙，拄桅脚杉木段曰桅豬。舟隨波浪上下，動輒數丈；左右瞻顧，不覺眩暈。寄碇時或遇風濤揉盪，鮮有不眩暈者。

入大洋中，天光水色，彌望無垠。近船猶可望見帆檣，遠者僅於水面依微點綴。東坡云：「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郡人曰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信然。

### 城堡

「臺灣府無城，別有城在其西南，曰紅毛城；鄭氏僭竊時宮殿在焉。今設副將一員，統兵三千駐之。距臺灣二十里」（居易錄）。

臺地初闢，原卜築城於永康里；後不行。壬寅，提督姚堂奏請；臺灣府、縣無城可守，請開捐建城；未得所請。余陞辭時，跪聆訓諭：「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卽竄逃；設嬰城自固，豈能尅期奏捷？」海外形勢，瞭如指掌，廟算制勝，克奏膚功，有以也夫！

鳳、諸二縣，各築土堡；郡治居民，亦欲倣行。西南臨海，議於南、北、東三面圍築堡牆，約高一丈，共長一千七百八十丈；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計共需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兩有奇。

安平城在一鯤身之上，方圓一里。赤嵌城一名紅毛樓，在臺灣海邊，方圓半里。雞籠、澹水，小城也，紅毛築之以禦海剽。安平城一名甄城，紅毛相其地脈爲龜蛇相會穴，城基入地丈餘，廣二百七十七丈六尺、高三丈有奇，雉堞俱釘以鐵。今郡中居民，牆垣每用鐵以束之，似仍祖其制也。城上置大礮十五位，年久難於演放。澎湖亦有紅毛城，久廢。

### 賦餉（糶運）

『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三：中土止有田而臺灣兼有園（有陂塘貯水者爲田、旱種者爲園），中土俱納米而臺灣止納穀，中土有改折而臺灣止納本色。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爲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隄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及鄭氏攻取其地，向之王田皆爲官田，耕田之人皆爲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卽僞冊所謂官佃田園也。鄭氏宗黨及文武僞官與士

庶之有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即偽冊所謂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且土性浮鬆，三年後即力薄收少，人多棄其舊業，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蠲其所棄而增其新墾，以爲定法。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名曰營盤。及歸命後，官、私田園，悉爲民業；酌減舊額，按則勻徵。既以僞產歸之於民，而復減其額以便輸將，誠聖朝寬大之恩也』（諸羅雜識）。

「賸社者，招捕鹿之人；賸港者，招捕魚之人；俱沿山海蓋草爲寮。時去時來，時多時少。雖爲賦稅所從出，實亦奸宄所由滋」。『僧道僞額四十五名，年徵度牒銀二百兩；僧每名牒銀二兩，道士每名牒銀五兩。今裁』（東甯政事集）。

內地之田論畝；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六尺爲一弓。郡之田論甲，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計一甲約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零。內地上則田一畝，各縣輸法不一，約徵折色自五、六分至一錢一、二分而止；一甲爲地十一畝三分零，不過徵至一兩三錢零。今上則徵八石八斗，即穀最賤每石三錢，已至二兩六錢四分零，況又有貴於此者；而民不以爲病。地力有餘，上者無憂不足，中者截長補短，猶可借漏卮以支應；若履畝勘丈，便難仍舊貫矣。余有請均田減賦疏。

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蘇拜、總督姚啓聖、巡撫金鉉、提督萬正色會議疏內，有與販



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擔；不足之數，聽在本省採買。施琅另疏云：「本省去臺灣已隔重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與販船數，固爲安便；若就本省湊買，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興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平，六合爲一，何地不可興販？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興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錢糧不敷，婉爲籌度。臣今不言，後有禍患，咎安所逭？」

三縣每歲所出蔗糖約六十餘萬簍，每簍一百七、八十觔；烏糖百觔價銀八、九錢，白糖百觔價銀一兩三、四錢。全臺仰望資生，四方奔趨圖息，莫此爲甚。糖觔未出，客人先行定買；糖一入手，即便裝載。每簍到蘇，船價二錢有零。自定聯踪之法，非動經數旬不能齊一。及至廈門，歸關盤查，一船所經兩次護送、八次掛驗，俱不無費。是以艱難卽行，腳價貴而糖價賤矣（余奏准半線分設彰化縣，尙在經理，故仍三縣之稱）。

臺邑額載厝餉、磨餉二項，俱始於僞鄭。志載瓦厝、草厝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兩零。數十年來，有片瓦寸草俱無、子姓零落及孤寡不能自存者，亦必按冊拘追；而大井頭一帶行店碁布，終歲不出分文。雍正元年五月，所司查驗府治房店，將破壞瓦厝、草厝悉爲開除；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小者每間折半科算，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間。半額餉勻攤每間一錢五分一釐九毫有奇，每戶給以餉單。如倒塌無存者，許執單繳驗註銷。另查新屋頂補。磨三十首，共額徵銀一百六十八兩。除磨壞人亡者無從追比，現徵十九首，官年賠解十一首。卽十九首內，實在開市者不及十首，餘

皆牛磨倒壞。按冊問賦，與厝餉等。而近年新開磨戶，悉投營弁；以開則完銀，不開即止。今各戶給以照單，按月照數勻徵；將前項變爲活餉，可以足額。

雜餉：罟、罾、罾、罾、罾、罾、罾、罾，志言之詳矣；又有烏魚旗。罟者，結網長百餘丈、廣丈餘，駕船載出，常數十人，曰牽罟。罾者，樹大竹棚於水涯，高二丈許，曰水棚，置罾以漁。罾小於罟，罾又小於罾，網長可數十丈、廣五六尺，曰牽罾、曰牽罾。罾房也，即以爲取之之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鐵於末如剪刀，於海水淺處鉤致罾房。絞，垂餌以釣魚也；大繩長數十丈，繫一頭於岸，浮舟出海，每尺許拴數鈎，大小不一，繩盡則返棹而收，曰放絞。烏魚於冬至前後盛出，由諸邑鹿仔港先出，次及安平鎮大港，後至瑯嶼海脚，於石罈處放子，仍回北路。或云自黃河來。冬至前所捕之魚名曰正頭烏，則肥；冬至後所捕之魚，名曰倒頭烏，則瘦。漁人有自廈門、澎湖伺其來時赴臺採捕。鳳山雜餉，給烏魚旗四十九枝。旗用白布一幅，刊刷「烏魚旗」字樣，填寫漁戶姓名，縣印鈐蓋，插於船頭，帶網採捕。澎湖雜餉：泊網、大小滬。泊者，削竹片爲之，繩縛如簾，高七、八尺，長數十丈。就海坪處所豎木杙，趁潮水未滿，縛泊於木杙上，留一泊門，約寬四、五尺；潮漲時魚隨水入，以網截塞泊門，潮退魚不得出，採取之。滬者，於海坪潮漲所及處，周圍築土岸，高一、二尺，留缺爲門；兩旁豎木柱，掛小網柱上，截塞岸門。潮漲，淹沒滬岸，魚蛤隨漲入滬；潮退，水由滬門出，魚蛤爲

網所阻。寬者爲大滬，狹者爲小滬。

澎湖居民，以海爲田，以魚爲糧，稻穀升斗必仰給臺郡。以地盡沙磧，海風甚厲，艱於播種，惟植高粱、麻豆，亦不足用；一遇凶歉，便致絕粒。陳觀察大輦詳請臺、諸二縣各運粟五千石赴彭，巡檢營弁公同監收；遇凶歉或風颶舟楫不通，以便糶賑，兵糧亦可如期支放。

北路米由笨港販運，南路米由打狗港販運。壬寅六月，臺邑存倉稻穀無幾，每日減糶數百石，不敷民食，暫借鳳山倉穀支放。自東港運至臺邑，進大港，不由鹿耳門，每石船價八分；陸運每牛車止五、六石，溪漲難行，腳價數倍水運。雍正癸卯，浙江饑，運米一萬石，甲辰補運四萬石；每商船載米五百石，運費每石二錢，未去之船尙有貼費。

## 臺海使槎錄卷二

大興黃叔瓚撰

### 赤嵌筆談

#### 武備

『洪武五年，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二十一年，盡徙嶼民，廢巡司而墟其地。繼而不逞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嘉、隆以後，海寇曾一本等屢嘯聚爲寇。萬歷二十年，倭犯朝鮮，哨者云將侵雞籠、澹水，於是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增設游兵。四十五年，倭犯龍門港，增衝鋒游兵。其地環行可二百餘里，地斥鹵，水鹹澁，常燠多風，稼穡差艱。峙正中曰孃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爲茶盤，又十里卽孃宮嶼矣。波平浪息，無湖犇激射之勢。其狀如湖，因曰澎湖。寬可泊船。面爲案山，右爲西安，各置小城，列銃爲守，名曰銃城。又左爲風櫃山，高七、八尺，紅毛凹其中，上壘土若雉堞；今毀其城，仍分軍戍守，與案山、西安相犄角。東爲蒔上澳、豬母落水，最當東南之衝。由陸趨孃宮三十餘里，舊有舟師戍守，今更築銃城以防橫突。又東向爲鎖管港、林投仔、龍門、青螺諸澳。龍門有原泉，舊爲居民

聚落。萬歷三十五年，倭突犯泊此嶼。西爲西嶼頭，有果葉澳；泉甚冽，可飲。稍北爲竹篙灣。又西爲蜆仔員。又西北爲丁字門、水吼門。今皆有兵戍守。嶼北爲北山墩，有北太武，稍卑爲赤嵌；循港而進，爲鎮海港，壘城於此。又西北爲吉貝嶼。又北太武與中墩稱兩太武，俱最高，便於瞭望。孃宮稍後二里有穩澳山，頗平坦。自萬歷三十七年，紅毛一舟闖入澎湖，久之乃去。天啓二年，高文律乘戍兵單弱，以十餘船突據彭島，遂因山爲城，環海爲池；破浪長驅，肆毒漳、泉。總兵俞咨皋移紅毛於北港，乃復澎湖。議於穩澳山開築城基，大石壘砌，高丈有七、厚丈有八，東、西、南留三門，北設銃臺一座，內蓋衙宇營房，鑿井一口，戍守於此，以控制孃宮。然議者謂澎湖爲漳、泉之門戶，而北港卽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卽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臺灣；天啓以後，盡爲紅毛所踞」（方輿紀要）。

『澎湖遠在海外，內澳可容千艘。周遭平山爲障，止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夫守險、千人不能過者也。矧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而曰可以攻者否也。往民居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分兵以守，則兵分爲弱，遠輸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脫輸不足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而曰可以守者，否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輸石則難捍其急；而曰可以塞者，亦非也。惟峻接濟之防，而敷陳整旅以需其至，則賊既失其所恃，詎能

爲久頓謀哉』（圖書編）？

「南路自大岡山以下，至下澹水、瑯嶠社，北路自木岡山以上，至上澹水、雞籠城。其間如鳳山、傀儡山、諸羅山、半線山，皆扼野番之衝，爲陸汛所必防。如下澹水、硫磺溪、大線頭、鹿仔港，皆當入海之道，爲水汛所必守。至雞籠、澹水，乃臺灣極北之島，突處海中，毗連番社。後壠一港，與南日對峙，卽興化港口也。後壠而上，一百二十里爲竹塹社，對海壇鎮。竹塹而上，一百五十里爲南嵌社，對峙關嶺，卽福州、閩安港口。自南嵌至上澹水七十里，對北膠；澹水至雞籠三百里，對沙埕烽火門；皆浙江省界也。大洋之外，紅夷出入之路，而又遠隔郡城，海道四達，往來一帆直上；僞鄭設重兵於彼，雖曰遠禦紅夷，實恐我師從福興分出以襲其後也。雞籠至閩安不過七、八更水；若閩安、興化等港聽商人往來貿易，非止利源通裕，萬一意外之警，則廈門、澎湖之師以應其前，福、泉、興化之船以應其後，首尾呼應，緩急可恃」（東甯政事集）。

「臺灣環海依山，欲內安必先守山，欲外甯必重守水。守山之法勞而易，守海之法逸而難。蓋陸地之防，惟在嚴斥堠、慎盤詰，實心衛民，勿以擾民，不過得其人以任之而已。水地之防，必資於船；多設船則有篷桅纜碇修葺之工費，歲需不貲，是在主計者之持策也。蓋臺灣善後之計，莫急於增兵，增兵自不得不增餉；若僅駐鎮於郡、駐協於安平，南北兩路兵單汛薄，恐未雨之憂，不在鹿耳，而在海港、山社之間矣」（諸羅雜

識)。

「臺灣水陸制兵盈萬，費綦重矣；乃澎湖、安平之兵居其半。水師汛重，不容以覈減，臺灣之兵居其半。陸路汛廣，又不得不議增。然有可節省之道、至便之術，亦持籌者所必講也。臺灣原有官莊，即可爲屯田，其佃即可爲屯兵；不過加以訓練，明其節制，或做古者耕七調三，或立在要地屯守，寓兵於農之中，非特兵無跋涉、歲免度支已也。歷觀名臣奏議所用邊守之衆，多取土著；以土著宜於水土，明於地勢，而又欲自保其身家，則守禦必周。且聞名將用兵，有取農人，號爲新力兵；則以其性質椎魯、手足強健，雖風雨奔馳，可無倦乏耳。今議舊設制兵仍用內地更代，增設之名就臺另立屯田，可以相資，則兵力愈強而巡防彌周矣」(理臺末議)。

「陸師重馬力，水師重舟力。戰陣之時，務爭上風，而運轉不靈，不能占居上風，壓持不重，或反退居下風；此雖人力，全在良舟。然匠人爲舟，固守繩尺，及駕中流，而快利遲鈍之用乃見；同時發棹，而前後入港之日頓殊者，何也？蓋木之本質不類(如鹽木爲柁，遇波濤乃不搖動；餘則否)，輕重亦異(木老則堅而重，否則輕)；必得良材，輕重配合，如人一身筋骨相配，然後善於運動也。故水師必講於造舟者，此其一也。水師之灣泊，猶陸師之安營。凡水師不能於外洋覓戰，皆於進港交鋒；所以灣泊之處，卽是戰爭之場。我舟先至，利在居要以爭上風；然風信難憑，透發之後，往往轉變，先

要泊穩；儻一澳中有南風澳、北風澳不同，則甯泊南風澳以待；此又老將之持重，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水師必明於灣泊者，此其一也。水師之入港，猶陸師之克城。凡港門爲賊所守，而險隘尤爲賊所恃；兵法有挾制其險而攻其虛之說，以險處多虛，故險可制而虛可攻耳。故水師必詳於入港者，此其一也。此水師之大概也，而其要在機；曰扼要、曰伺隙、曰察變、曰虛中四者。夫扼要則握其權矣，伺隙則分其力矣，察變則奪其守矣，虛中則避其害矣；此所以能於衽席之上以過吾師，克期取敵捷如也。要而言之，師之用用在舟，舟之用在水，水之用在風；舟與師相習，風與水相遭，其用在於變而通之以盡利，神而明之存乎人。易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者，風水之義。聖人一言盡之矣」（同上）。

『澎湖出洋巡哨，由媽祖宮澳開駕，向西至西嶼頭，經內塹、外塹，復收泊西嶼頭內大果葉登岸。大果葉二里，左爲緝馬灣，右爲小果葉，南四里至內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澳口礮臺一，東山頂烽臺三。內塹西南三里至外塹澳口，礮臺一，西山頂烽臺三。再北經緝馬灣、小里葉，八里至小池角，西北四里至大池角，十五里至小門，礮臺一，烽臺一；四里至鴿界頭橫礁，三里至竹篙灣，仍回至大里葉，十里，登舟。由內港駕至北山瓦碇港寄泊，登岸，四里至通梁，三里至後寮，二里至大北山山頂瞭望。北爲吉貝嶼、姑婆嶼、土地公嶼、鐵砧嶼、目嶼、白沙仔嶼險礁，東爲灣貝嶼、藍笨仔嶼



、鳥嶼、雞膳嶼、碇齒嶼。欲赴吉貝各嶼，須出吼門往北；若逆流、逆風，未可駕駛。瓦硿港四里至大赤嵌社南，有塘汛，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一里至小赤嵌，三里至港仔，東二里即崎頭，東南一里至鎮海，三里至港尾，二里至城前，仍至瓦硿港，登舟。從吼門出洋哨巡，由西嶼頭外收入內垵寄泊，回媽祖宮澳。『再媽祖宮澳開船出哨，由西往南，經雞籠嶼、四角仔、桶盤嶼、虎井，直抵八罩、金雞澳，入挽門汛（南北風可泊五、六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汛後山頂礮臺一。由塘口往西南一里至網垵，南為半碎嶼、頭巾礁、鐵砧嶼、碇仔嶼，西南為大嶼，西北為花嶼、貓嶼、草嶼，西北半里至甕菜堀，北四里至花宅，四里至水垵；垵口北礮臺一（南風時可泊船），復回挽門汛。東隔半里為將軍澳，與挽門汛對峙（立冬後可泊四、五船）。東臨海有石山，名船帆嶼，山頂礮臺一。向北為金雞嶼（南北風俱可泊船），在將軍澳後，北有馬鞍嶼。由挽門登舟，出金雞嶼口往東南，至東吉、西吉、鋤頭精嶼，至文良港駕回，經過鎖管港、豬母落水、虎井、罈裏、風櫃尾、雞籠嶼、四角仔，回媽祖宮澳。『陸巡由媽祖宮澳四里至暗澳，有巡檢司；三里至東衛，五里至大；城北三里至隘門仔，一里至林頭仔、垵南、香鑪嶼、鼓架礁，四里至尖山仔，一里至文良港、東鼻頭，烽臺一，可望陽嶼、陰嶼；北五里至果葉仔，二里至奎壁港，北三里即奎壁港山；西三里白灣阮，二里至湖東，二里至湖西，五里至紅羅罩；北三里至青螺仔。紅羅罩半里至西溪仔，南三里至